

《伊戈尔出征记》翻译琐事

左少兴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提 要: 李锡胤先生的《伊戈尔出征记》(译注本, 古俄语——汉语对照)于2003年正式出版。笔者当年参与“审(稿)校(对)”工作, 于今认为有必要作些“反思”和“复查”, 将当年我与先生就该“译注本”的某些词语翻译问题通过彼此书信来往和电话联系进行商榷的经过和“得失”(部分)展示出来, 同时提出自己的复查心得和修正意见作为自己“整理资料”的一部分。

关键词: 《伊戈尔出征记》; 李锡胤; 译注

中图分类号: H0-09

文献标识码: A

2009年——“中国的俄语年”已经过去, 而2010年“俄国的汉语年”随之到来。在这中俄两国人民加强友谊, 加深文化交流的时候, 为了留下一份记忆, 笔者撰文追记一段有关翻译和校对的往事, 作为自己进入耄耋之年“整理资料”工作的一部分。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图”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生前说:“老年人(指退休的老教师——笔者注)做什么? 整理资料, 为若干年后自己的学生(后来人)在文化大进步的高潮中少走弯路, 有依据, 有创新, 有超越。”

—

笔者在2003年《中国俄语教学》(第3期)发表了《〈伊戈尔出征记〉译注本(古俄语—汉语对照)评介》, 从五个方面对该译注本及译注者李锡胤教授作了一些介绍。我在文中写道:“前不久(指2003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李锡胤教授直接从古俄语翻译和注释的《伊戈尔出征记》(以下有时简称《出征记》)为我国俄罗斯学的教学研究和文学作品翻译又增添了一道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景观’……”。

早在商务出版这个《出征记》译注本(下称“新本”)之前十几年, 1991年黑龙江大学辞书所就出版了(“内部发行”)锡胤先生的《出征记》译注本(下称“旧本”)。李锡胤先生于1997年赠我一册。“新本”在付印之前, 承蒙商务印书馆(于2002年)邀请(注: 后来李先生告诉我: 他曾向商务力荐鄙人——笔者), 笔者诚惶诚恐“受命”为此书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笔者之所以在几年后(2003年至今)还要作一点追忆补记的笔墨工作, 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 我在当时没有充分记述自己在与锡胤先生的文字订交过程。我俩从2002年起就《出征记》译注本(旧本)的某些词语、句段等, 多次书信来往和通过长途电话交换意见(本文下一部分就是依据“书信来往”中“材料”)。李先生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很欣赏。其二, 若干时间以来, 翻译出版物既有“信达雅”的优秀译作, 也有“胡写乱译”之作。笔者有意借

助“译注本”激励后来者精益求精。

我之所以要写这篇“琐事”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从2007年起我再次受商务印书馆邀请，为李锡胤教授曾经指导过的王松亭博士当年（1993—1995年）在黑龙江大学“读博”时译注的《古史纪年》（即《往年纪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古俄语——汉语对照）做了些校改和审订工作。2008年校改了第一稿，2009年审读了第二稿。也是在1997年，李锡胤教授就把王松亭博士译注的《古史纪年》（黑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内部发行”）寄我。我同样有机会先睹为快。这个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和《伊戈尔出征记（古俄语——汉语对照）》——这两部古代罗斯“文学”精品，将填补我国俄罗斯学翻译领域的一个“空白”。此外，我们将把这两部“双语对照”的优秀俄罗斯古代文献纳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古代罗斯语言文学”课程（лекционный курс «Древне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литература»）之中。

北京大学曹靖华教授主编的《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古代文学”部分执笔人是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张秋华教授）指出：“编年史……是俄罗斯古代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文学性历史文献”（第7页），而《伊戈尔出征记》则是“俄罗斯古代文学中最卓越的作品”，是“一部紧密联系当时时事的政治性艺术作品”（第9页）。我们通过这两部作品知道，被称为“俄罗斯编年序史”的《古史纪年》和《伊戈尔出征记》均“成书”于12世纪：前者终于12世纪初十几年（多数学者认为在1117年），而后者写成于12世纪末（即1185年后）；前者从所谓上帝“创世”开始（这是欧洲中世纪“叙史”的惯例），并经过后来的各种“神话传说”的和历史的阶段，一直到按年纪事的古代罗斯有史记述的“开始”年——公元852年，然后继续到公元1117年，即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当政时代；后者则描述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克伊戈尔公于1185年率军对波洛夫人（половцы）一次失败的征战经过。

因此，12世纪初编纂的《古史纪年》没有，也不可能把12世纪末的历史事件包括在“史记”中。在古代罗斯的“历史编纂学”上有两部“编年史（抄本）”值得重视。它们是1377年的编年史《拉夫连季抄本》（«Лаврентьевский список (летописи)»），或称«Лаврентьев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它是由拉夫连季修士抄写和续编的）和《伊帕吉夫（编年史）抄本》[«Ипатьевский список (летописи)»，或称«Ипатьев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它是15世纪初在“伊帕吉夫修道院”（Ипатье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由修士抄写、修订和续编的]。这两部编年史抄本都包括（置于前面）了《古史纪年》中“历年”记事，而且都继续按年“续史”，一直编纂和记载到编年史家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地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李锡胤先生的译注本《伊戈尔出征记》把古代罗斯编年史的《伊帕吉夫抄本》的有关材料作为“历史背景”置于该译注本的“正文”之前。这是一大优点：编年史记述的史实和作为文学作品的爱国主义史诗放在同一个“译注本”中，在内容上、历史可信度上以及语言文字上，既可以两相对照，又可以互相比较。

二

我国教育界翻译界的老前辈、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严复先生有一句关于翻译的名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在翻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俄文版，1965年）时就一个“术语”的译名向季羨林先生求教中得到启示：一名之译，慎勿苟且。因此我在校阅审读《伊戈尔出征记》译注本（以及《古史纪年》译注本等）时，不得不兢兢业业，字斟句酌。但现在看来，仍有一些译名译语“难免遗憾”和值得自己反思。

首先是俄语古文材料。由于我们主客观诸方面的原因，我们能接触到这类材料有限，李

锡胤先生的情况好些。但大多数为上世纪 50 年代上、中期苏联专家在我国一些高校讲授“俄语历史语法”等“涉古”课程时“指定”的“教材”。例如，北大俄语系工作的苏联专家（语言方面）除指定“俄语史”、“古俄语”、“历史语法”等书籍外，还指定古文献材料，主要有如下两部：С. П. Обнорский 和 С. Г. Бархударов 合编的《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上、下册，Учпедгиз，1952，以下简称《文选》），此《文选》中有《伊帕吉夫编年史》1185 年“伊戈尔出征”记载；另一部是 Н. К. Гудзий 编的《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древне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V вв.》（изд. 6-е, исправленное, Гос. Учпедгиз, М., 1955，以下简称《选本》）。此《选本》也有《伊帕吉夫编年史》“1185 年伊戈尔征战”全文记载。（说明：我们在下面引用“原文”时，均用现代俄语字母书写，以备读者对照查阅）。

李先生在书的“译注者前言”的“关于翻译”中写道：“这里基本上采用逐句对照翻译，但不是逐字翻译，因为我以为逐字翻译往往貌合神离，尤其是诗歌作品”（第 12 页）。先生所说的“这里”是指他译的《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正文）的一种“诗体”作品。但是作为“历史背景”的《Повесть о походе Игоря Святославича на половцев (по Киевской летописи, вошедшей в Ипатьевский список)》（见 Гудзий 的《选本》第 71-78 页）这个“编年史故事”（летописная повесть）却是“散文体”作品。但两种文体的原文都是用俄语古文书写，而锡胤先生对该译注本的“正文”和“历史背景”材料也大都用汉语文言译出。

我在给李先生的信中写道：“由于先生是用汉语古文译的，有些地方，我深感自己的知识不足以充分理解，所以我不敢贸然在‘清样’上‘修改’。现将个别词语翻译提出来与仁兄商量……先提出来遵从先生意见，看是否如此”（2002 年 12 月的一封信）

令我感动的是，锡胤学长对我提出的“质疑”、“另解”、“另译”等，总是做出正面和肯定的答复，例如他对多处（如译本第 96、365、370、382、459、573、529 等行）译文的“修改”意见只用四个字答复：“同意修改”。但有的地方我们却经过反复推敲，共同认可。

下面我们将用几个典型实例来说明“译校”过程。

1. 某些词语翻译，例如：

①关于 дружина 这个词的译法。在古代罗斯 дружина 的意义之一是表示“王公”的私人武装，李先生多译成“亲兵”，如：“…… Игорь 举目望天，见日昏如眉月，顾谓（众贵族）和亲兵曰……”（第 4 页，原文是：“… Игорь же возревъ на небо и виде солнце стояще яко месяцъ и рече бояромъ своимъ и дружине…”（第 152 页）；但同页说到 Игорь 出征时还沿途招募人马：“… и тако идяхоуть тихо собираюче дружиною …（字母 у 也写成 оу—笔者）原来译为“队伍缓辔徐行，沿途招募亲兵”（旧本第 3 页）。笔者建议先生将“亲兵”改为“乡勇”（见新本第 3 页倒数第 1 行）。因为考虑到当时离波洛夫人较近的罗斯村镇常受草原异族侵扰而不得不自行组织并武装起来保卫家园，他们还不是王公的“亲兵”。正如我国南宋名将岳飞率领岳家军（可视为岳飞的“亲兵家将”）北上抗金时“沿途招募乡勇”；李先生同意改为“乡勇”，但在信中指出：“后来的文字中可保留‘亲兵’，因为后来（乡勇）已编入‘亲兵’编制了……”

②笔者对“而 Кончак 悯亲翁 Игорь 之伤，愿负监管之责”（旧本第 5 页，新本第 6 页）中的“亲翁”（俄文是“сват”）这个译名提出看法：“（根据）Срезневский 编的《古俄语词典》：сват — ‘отец или родственник …’，除‘亲翁’之外，尚有‘姻亲’（如‘表兄弟’）意义。在我的观念中，‘亲翁’指儿女‘亲家’，虽然 Игорь 之子 Владимир 后来与 Кончак 之女成婚，但 Игорь 父子被俘时尚未成为‘亲家’……原文是否指 Игорь 的祖、父辈中有人与波洛夫酋长之女‘成亲’之故。”（见我致李锡胤的信）。但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李先生在回信中写道：“……有人考订前此三、四年 Игорь 与 Кончак 交善已有儿女婚约。Iгорь 及其子被俘后，其子与 Кончак 之女结婚，后（此女）随夫归罗斯，改名 Любовь（？）”后

来李先生在“新本”注释中再次写道：“妻改名 Свобода。有的学者推测，很可能早在 1180-1181 年 Игорь 与 Кончак 联合时双方早有儿女婚约。”（第 173 页）

2.对几个汉语“文言”用词的商榷。在“校改”中我对自己懂与不懂的“词语”都提出来，遵求先生意见。例如：

①“众将士跳荡搏斗”（旧本第 4 页，倒 3 行）——这句的古俄语原文是：“Добри бо все бяхоуть идоуше пеши”（见《选本》第 73 页）。我认为“跳荡”二字不好理解，建议改为“且战且走”，《新本》采纳了这一译法。其实该原本（及新译本）中多次用了“(по-ити) бяючеся”等（“且战且走”）这类字眼。

②旧本中的几句：“Игорь 行至河上，浅揭深厉；上马，驰离敌帐，此则金曜日之夜也”（第 8 页）。俄语原文是：“Сии же пришедъ ко реце и перебрედъ и вседе на конь, и так придоста сквозе вежа. Се же избавление створить. В пяток в вечере”（《文选》第 162 页）。我在信中写道：觉得“‘浅揭深厉’不好懂，改成‘大白话’”。原文“перебредъ”是由动词 перебрести 构成的过去时形动词形式，用作谓语，（正如句中的 пришедъ < прийти）其意义是“涉过”、“趟过”；其主语是复数代词 сии(=эти, оба)“这两人”，即 Игорь 和同伊戈尔一道逃回罗斯的波洛夫人奥佛鲁尔（Овлур）；此外句中还有一个动词简单过去时双数第三人称形式 придоста(< прийти) 即“оба эти (человека) придоста”。我建议将句子改译为：“……行至河边，涉河而过，乘上坐骑，两人穿敌营策马而去，上苍保佑，此时乃金曜日之夜也。”最后李先生根据“建议”再改译为：“……涉河而过，两人乘马穿敌营而去，此则金曜日之夜也”（见新本第 9 页）。

③原文中有这样句子：“Посемъ же посла Святославъ ко Давыдови Смоленську река: «рекли бяхомъ пойти на половцы и летовати на Доне …”（《选本》第 75 页）。李先生将这段古文译成：“大公晓谕斯摩棱斯克公 Давыд 云：‘本拟今夏与蛮貊从事，消溽暑于顿河之上……’”（旧本第 6 页）。我知道先生借用我国古时中原民对周边民族的称谓：称南方民族为“蛮”，称东北方民族为“貊”；用“蛮貊”来称罗斯南边的草原部落 половцы。但“从事”二字我按现代汉语意义理解，认为它们“不大好懂”。因此我建议按原文直译：“今夏共同攻打波洛夫人”，但对后句则意译为“饮马于顿河之滨”。锡胤先生在回信中写道：“第 6 页‘与蛮貊从事，消溽暑于顿河之上……’我舍不得改掉。‘从事’两字出自韩愈《祭鳄鱼文》：‘……以与鳄鱼从事’；‘消溽暑’则仿《曹操与孙权书》：‘围猎江东……’”既然先生言之有据，所以在新本中译句就完全与旧本的一样了。

④原文中有一段：“князи изымани и дружина изымана. Избита. И мятхоуть ся акы в мутвии городи востахоуть. И не мило бяшетъ тогда комоуждо свое ближнее. Но мнозе тогда отрекахоу ся душъ своихъ. Жалуююще по князихъ своихъ …”（《文选》第 158 页，《选本》第 75 页）。其前译有“……因闻该地人心惶惶，悲伤与忧郁，前所未闻”等文字。但这一段文字李先生译得比较活：“……百姓如鱼在罟，风鹤频惊，生不足眷，世无可恋；共悯公爵之幽繫，亦自伤也。”（旧本第 6 页）。我建议还是逐字逐句“硬译”，译成：“王公被捉，将士被俘，残兵败将，落花流水，大小城镇，惊惶不安，人心惶惶，众人哀亲人之不幸，怜王公之幽繫，愁绪万千，心如刀绞。”——可以看出，我所谓的“硬译”并非完全“逐字逐句”，同样“太活”了。后来李先生采纳了部分意见，改译为：“公爵及将士被俘，逃生者狼奔豕突；城镇惊恐，人心惶惶，哀亲人之不幸，悯王公之幽繫。”（新本第 7 页）。

3.在新旧本的正文中也有不少译语译句几经“磋商”。兹举两例。

①原文：“На Дунаи Ярославнынъ голос слышитъ, зегзицею незнаемъ рано кычеть …”（旧本第 42 页）。原译为：“多瑙河上，大清早只听得亚洛斯拉夫娜像无形的杜鹃一样哭

泣……”（旧本第 42 页）。这里的“незнаемь”意义不好懂，在《选本》和《文选》中则是“незнаема”，这两个“形容词形式”的用法也不好懂。按古俄语词典解，它有“неизвестна”的意义，可能有“……像不知来自何方的杜鹃一样哭泣”的意义。但是我却建议李先生改为“……像杜鹃啼血一样哭泣。”没想到他采纳了我的“意”译（见《新本》第 61 页）。

②原文：“Вълци грозу въсрожать по яругамь, Орли клеткомь на кость звери зовуть. …”（旧本第 20 页，新本第 20 页）。

原译为：“狼群在谷里低噪，鹰呼器着指点野兽吃人……”（旧本第 20 页）。笔者建议改为：“狼群在山谷里咆哮，鹰叫器着呼唤野兽奔向堆堆白骨。”先生照改了（见新本第 49 页，但漏“鹰”字）。

三

今天来回顾《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的“译校”，我总觉得仍有一些疏略之处。例如上面那个句子译文中的“……咆哮”和“……堆堆白骨”就有点不大符合原文精神。按《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解：“咆哮—①（猛兽）怒吼……”（第 953 页）；然而豺狼恐怕算不上“猛兽”；至于“白骨”，《现代汉语词典》解为：“指人的尸体腐烂后剩下的骨头”（第 23 页），这显然与《出征记》中的“情景”有悖。原文的“кости”有“трупья”意义：“尸体、死尸”，因而不如译为“尸骨”，何况一场恶战后战场上留下的不仅有人的“尸骨”，也有战马的“尸骨”。在《出征记》原文中除用“кости”外，还用“трупья”（或“трупя”）。例如：“…часто врани гряхуть, трупья себе деляче…”（第 17 页）。（俄国著名画家 В. Васнецов 的名画《伊戈尔·斯维亚特斯拉维奇同波洛夫人恶战之后》（«После побоища Игоря Святославича с половцами»）描绘了战场上陈尸遍野的惨烈景象。）

笔者之所以把“狼群……低噪”建议改为“狼群……咆哮”，原因是对原文的“грозу въсрожать”，特别是其中的“гроза”一词没有准确理解和译出。Д. Лихачев 的《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现代俄语译文是：“…волки грозу накликают…”（见他同 Еремин 合编、译、注的《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Ленинград, 1957, с.244）。在《大俄汉词典》中“гроза”一词释义是：“①暴风雨，大雷雨”；“②〈转〉风暴，～войны”；“③灾难，危险……”；“④〈转〉使人恐惧的人或物……”“⑤威吓，吓唬，恫吓……”（第 369 页）。Лихачев 把古俄语的 въсрожать[动词 възрожати(现代俄语 возрождать)的复数第三人称形式]译成现代俄语的 накликают 十分成功，因为 накликать 的词义（①解）是：“（迷信中）说谶语；说不详的话或做忌讳的事招来（不祥的事）”（《大俄汉词典》第 1037 页）；这样一来，гроза 一词也需作转义理解或引伸词义。但是，我国的另一些译作或“引语”，也是在“гроза”一词的译解上有所不同。例如，北京大学魏荒弩教授据现代俄语译本翻译的《伊戈尔远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版 2000 年版）把这些句子译成：“豺狼在幽谷里嗥起了雷雨；山鹰尖声地召唤野兽来衔取骨骸”（第 5—6 页），再如，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简史》却写成：“狼群在山谷中告知危险将至，雄鹰用尖利的鸣叫召唤伙伴去啄食兽骨。”（第 7 页）。

我们从上面的译文可以看到，对“гроза”一词的翻译各不相同：译成“本义”：“……嗥起了雷雨”；译成“转义”：“告知危险将至”。[不明白：“告知”谁？谁会有“危险”？此外，把“…（на кости）зверей зовуть”中的复数第四格直接补语“зверей”译成表示所属意义的第二格“兽（的）骨”一也是有问题的]。

通过再次阅读有关《出征记》的中俄文材料，对其“内容”的进一步探究，我们认为，这里的译文最好改为：“山谷中狼群的嗥叫预示着一场恶战（злая сеча—古俄语中常用，把它当作 гроза 的转义）的来临，山鹰用凄厉的叫声呼唤着野兽奔向人马的尸骨。”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语文学家、古俄语研究的奠基人 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 院士在其编著的三卷本《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словар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对“гроза”一词也作了多义项描写，而且还从《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古文本）中引用句子，如：“①ужас, horror”（恐怖，恐惧），例句：“Грозою бьшеть притрепаль своими сильными плъкы и харалужьными мечи”（见新本第 23 页）—“（他们的父亲……斯维亚托斯拉夫）以雄兵利剑一举平息边患。”（新本第 54 页）；“Грозы твоя по землямъ текуть”（新本第 31 页）—“你威震大地……”（新本第 58 页）。“②угроза”（威胁，威吓；危险，（构成）威胁）—没有例子；“③гроза（雷雨），例句：“Солнце ему тьмою путь заступаше, ноши, стонуши ему грозою птицъ убуди”（新本第 9 页）—此句的译文是：“太阳投下的黑影塞满眼前，像雷雨之夜把鸱鸢惊醒”。（新本第 49 页）。

这里的译文——正如李先生在“译注者前言”中所说——“基本上采用逐句对照翻译，但不是逐字翻译。”尽管如此，如果仔细推敲，有些译语译句仍值得商榷。例如，除上面谈到的对“гроза”等词的翻译外，对“（солнце ему тьмою）путь заступаше”译成“（太阳投下的黑影）塞满眼前”就过于“不是逐字翻译”了。在“新本”第 83 页上有一个注：“ТЬМОЮ—黑暗蔽日。指 1185 年 5 月 1 日的一次日蚀……，古人认为黑暗（тьма）也是太阳（神）发出来警告世人的凶兆……”如果我们根据这一“史实”（当日的“自然现象”）和伊戈尔出兵征伐顿河一带的波洛夫人，那不妨译成“天昏地暗，阻断了他进军（顿河）的道路”——因为这表现出伊戈尔“出师不利”，预示着此次“出征”凶多吉少。这也正是《出征记》作者遣词高明和寓意深刻之所在。

总之，笔者从李锡胤先生和魏荒弩先生等人的译作中获益良多。今后还须进一步学习和“总结”，作为自己老年人“整理资料”工作的一部分。

The Trivial Matters in Translation of *The Lay of Igor's Host*

ZUO Shao-x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Russian Heroic Poetry *The Lay of Igor's Host*, translated from the Ancient Russian Language into Chinese and commented by professor Li Xi-yin, was published in 2003. Before its publication I had been asked to take part in proof-reading the full translation text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original text. Professor Li and I often exchanged our remarks and expressed our views on the occasion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by letters or over the telephone. Now I show some issues discussed and reviewed by us at that time and problems found out by me after its publication.

Key words: *The Lay of Igor's Host*; Li Xi-yi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s

收稿日期: 2010-05-19

作者简介: 左少兴 (1930-), 江西永新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语言文化学、古代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彭玉海]